

一馬配兩鞍

周 谷

魯迅雙妻記

(本文插圖刊第5頁)

新婚之夜大哭一場

魯迅(周樹人)一生先後同時有兩位夫人。

一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於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用花轎從浙江紹興周家老家大門抬進去的朱安夫人，後來終老舊京。另一位魯迅夫人，是這位年方四十七歲的老年與他的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時年二十八歲的許廣平小姐，因師生自由戀愛於一九二七年起在上海同居。魯迅與許小姐同居後，從未與原配朱安離婚，也從未與許小姐正式結婚，兩人始終在上海過着幸福的婚姻生活。在中國傳統上來說，許是妾侍的地位，如夫人也，說好聽一點叫做兩頭大平妻。

魯迅弟兄四人，妹一人，他居長。他的太太人魯瑞對他分外關切。一八八七年魯迅六歲時，在他遠房叔祖周兆藍(號玉田)家私塾中發蒙讀書。周兆藍的夫人人稱藍太太或玉田夫人，娘家姓朱，家住山陰縣丁家弄。一八九九年魯迅的母親經由玉田夫人家人的介紹，覺得她的姪孫女朱安，人雖矮小不識字，但很精明能幹，人品不錯，決定納為長媳。一九〇三年夏天，魯迅自日本

回鄉省親，獲知老太太的決定，曾表示反對，但老太太堅持這門親事，魯迅只好默認了。朱安未出嫁前，家人稱為安姑，自幼依舊俗纏腳。魯迅已受到新思想的影響，回日本後寫信回家要朱安放腳，婚前還是很憐愛的。周、朱兩家親上加親，因此往來日益密切。

朱安生於一八七七年，比魯迅大四歲。朱安祖上曾在江蘇揚州一帶做過官，家中富有。其父朱耀庭常年在外工作，正擬利用家資開當舖時，突然客死浙贛道上，家道遂漸中落。

一九〇六年，魯迅從仙臺醫學專門學校退學，住在東京準備從事文學活動。老太太常年念及長子在外留學，很不放心，又聽到許多謠言，說她的兒子不孝，已娶東洋姑娘，流落東瀛，心中十分着急，怕從此失去了兒子，便以母病重為由囑人急電魯迅從速回國。魯迅是個孝子，不得已便於一九〇六年初匆匆趕回紹興。那知道老太太早已為兒子在家張燈結彩迎接長媳。他回家還不過幾天，便於六月六日奉母命與朱安小姐叩拜天地祖宗，結髮為婚。魯迅幼名阿張，家人遂稱新媳婦為阿張嫂嫂。魯迅居長，人稱大先生所

以又稱朱安為太太，以後却真的做了太太。魯迅以一留日學生與一不識字的朱安結婚，自始就不滿意這件婚事，又不便違背太夫人的旨意，所以結婚當晚魯迅便放聲大哭，也未按習俗前往周氏宗祠叩拜祖先，只在家待了四天便又匆匆回到日本。

他認為不是他結婚，而是「母親要娶兒媳婦」，是她老人家送給他的禮品，只好供奉起來。一九〇九年六月回國，便到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堂教書，次年回到紹興家鄉仍從事教育工作。

侍候太夫人老佣人

魯迅於一九一二年二月離開家鄉，三月到南京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部員，四月政府北遷，月中回鄉，五月初由紹興啓程回教育部工作，在京過了七年的單身生活，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始迎太夫人接朱安到北京同住，從此定居舊京。初住八道灣，與兄弟不睦，遷居北京西北角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第二十一號。

魯迅夫婦雖同居一室，因缺乏共同意識，似同路人，平時兩人彼此不言不語，要是說話，僅

止於招呼問安。她稱魯迅為大先生，除服侍太太人外，就全是家庭瑣事、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勞力工作，毫無怨言。她不是魯迅的太太，而是周家的老傭人。老太太常責朱安不生育，使長房絕了後嗣。朱安嘗說，雖為大先生婦，既不同房，終年又無一語，那來的孩子呢？老太太後來了解他們倆越來越疏遠，精神上越來越痛苦，既不吵架又不打架，平時也不多話，沒有感情，不似夫婦。周老太太一九四三年四月病逝在外，享年七十八歲。

朱安佩服魯迅的學識和為人，總是尊重他，愛護他，揣摩他的意思去做。她到了六十六歲時，還對魯迅的老友許壽裳說：「我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娘娘怎麼說，我怎麼辦，絕不違背。」完全做到了傳統的三從四德。朱安縱不滿意這種生活，也不敢有什麼主張，舊式的婚姻只有逆來順受，忍辱負重，小媳婦做到底，她那能重回娘家呢！「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一個出嫁的姑娘受得了親母阿兄的這種責難嗎？

上海夫人同居愛侶

魯迅的上海夫人許廣平，一八九八年出生於廣州高第街第一七九號沒落的書香門第，小名麗姑，自號景宋。她的先祖是福建人，祖父在清朝任過巡撫大官。她的父親庶出，一出生就受到歧視，母親為澳門華僑，知書識禮，長於醫道。許小姐生下來三天，便由她父親許配給一個馬姓有錢人家。她十二、三歲稍懂事時，便不滿意這門

親事。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七年，母親、父親相繼去世，才由她的二哥協助與馬家解除婚約。一九一七年隨其兄到北京，考入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第二年升入本科，與後來中共的早期女黨員鄧穎超、劉清揚（劉施如）、郭隆真等都是同學。

許廣平在校時積極參加當時的學生運動，一度險被學校開除。一九二二年，許在天津女師畢業，次年考入北京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並兼任家教維持生活。許在校時甚為活躍，在北京曾參加中國國民黨，常在報刊雜誌寫文章，筆名歸真、寒潭、君平、持平、正言、平林。魯迅在女高師兼課時教過許廣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她開始與魯迅通信。許在北京時一度與她的表親李小輝相戀。許於一九二三年多曾患猩紅熱，李往探視受到傳染，許廣平病癒後，才知道她的戀人已先身故。許一生常懷念這位青年時代的初戀情人，為他寫了不少文情並茂的文章。一九二六年北京爆發了「三一八」慘案，魯迅受到波及，避難南下。許廣平女師大畢業後，正擬回廣州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母校任教。八月二十九日，師徒二人相偕乘京浦線火車抵上海，九月二日，魯迅乘「新寧」輪赴廈門任教，同日，許乘「廣大」輪直航廣州。九月六日許安抵廣州，八日到校任訓育主任，校長廖冰筠為廖仲愷之妹。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怪西人事件」主角劉思慕也在女師任教。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劉在上海與魯迅往來也是因許廣平的關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女師風潮，許辭職，時魯迅於

一九二七年元月十六日自廈門乘「蘇州」輪到達廣州，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許廣平因魯迅之邀乃在文學系任助教。三月底，魯迅與許壽裳同租廣州東堤白雲路白雲樓二十六號二樓，分一間房子與許助教住，由許代管同室諸公伙食雜務。

魯迅在廣州演說時，多請許廣平譯為廣東話。一九二七年清黨不久，魯迅辭去中山大學職務，九月二十七日，魯迅與許廣平同乘「山東」輪經香港、汕頭，十月三日抵上海，寓共和旅館，十月八日，移入東橫濱路景雲里，師生正式同居。許廣平為了崇敬魯迅而犧牲自己，要長期忍受人們的譏笑、輕蔑，妾待地位難處。愛就是一種犧牲。

霞姑為愛付出一切

魯迅定居上海後，專心從事寫作，許廣平是他生活上最重要的伴侶，不但要跟魯迅讀書，還要照顧他的飲食起居，待客、安全都由她負責，不曾有任何怨言。她對魯迅一語一語一行一動都做了起居注，是魯迅的史官，以後選集集出版。許廣平為魯迅延續了後嗣，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魯迅半百始得老來子，享天倫之樂，從此無膝下猶虛之苦，心中至為愉快。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病逝，許廣平失去了最親密的戰友。十月二十二日，由宋慶齡、蔡元培等人治喪，葬魯迅於上海萬國公墓，朱安並未南下奔喪。魯迅死後，許廣平的精神支持者就只有宋慶齡、蔡元培等人了。

許廣平為紀念魯迅，先後於一九三七年元月

及四月，在上海「中流」雜誌上，分別刊登「許廣平爲徵集魯迅先生書信啓事」和「許廣平爲徵集魯迅先生書信緊要啓事」兩則，六月即出版「魯迅書簡」影印本。不久抗戰發生，許廣平決定偕子留居上海，以保全魯迅的文稿，婉謝了中共的建議移家蘇北中共新四軍駐地，或到南洋救書爲中共從事地下工作。許廣平認爲保全文稿最好的辦法就是出版全集。一九三八年四月，「魯迅全集」二十卷本其編校主要由許廣平、王任叔負責，印刷經費主要由周恩來令中共第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預訂二、三百部先付現款，全集才得於同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出版，以後又有各種版本發行。許廣平爲她所愛的人已付出了一切。

周濟姐姐度過殘年

魯迅自與許廣平同居後，同時要負擔南北兩個家庭的開支。北京由朱安陪太夫人同住，用費亦大，上海的小家庭雖僅三口，也是支出浩大。要出書、救濟故舊、應付中共地下組織急需，又要捐助他個人參加的團體。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政府雖然養他一段時間，收入不錯，再加上他最高的稿費收入，還是窮於應付，日感困厄。

魯迅在故都的故居和部分藏書，向由在故都的夫人朱安保管，她的生活費向由魯迅負責。魯迅及其太夫人先後病故，朱安的生活費就全靠魯迅在上海的夫人許廣平張羅。抗日戰爭期間，許廣平母子困居孤島，有時周濟困難，朱安無以爲生，擬賣魯迅舊書度日，北平「新中國報」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曾有報導。許廣平聞悉後，一

面託人將擬售各書全部買下，一面請律師於同年九月十日在上海「申報」刊登「許廣平關於魯迅藏書出售問題啓事」說：「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絕不承認。」

北平「世界日報」曾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三日呼籲捐款救濟這位「白髮蕭蕭的老太太」，魯迅的老友沈兼士曾捐助朱安。朱安賣書的事爲魯迅生前老友勸阻，也全靠這些道義上的老朋友，才勉強度過了她的殘年歲月。

朱安知書不多，但爲了顧及魯迅令譽，也不敢隨便機關的贈送。她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給魯迅的嗣子周海嬰的信上說：「朝鮮藝術劇團理事長徐廷弼君來贈法幣四千元，因受之無名，我亦婉謝。」又說：「我想我之生活費，既由汝處籌寄，唯感竭蹶，爲顧念汝父名譽起見，故不敢隨便接受漠不相關之團體贈送，……故寧自苦，不願苟取，此與汝之將來前途，亦大有關係也。」

許廣平爲此於一九四六年元月十八日給朱安一信：「朱女士：前後給海嬰信，都已收到。你的生活爲難，我們是知道的，而且只要籌得到，有方法滙寄，總想盡方法的。以前知道寄款不易，在勝利前先託人帶上巨款，也是此意。上星期曾託來燕閣陳先生帶上法幣兩萬元，今天又託上海銀行滙出法幣兩萬，共四萬元。頃又託人滙去十五萬元，三批共十九萬元（籌借不易，望省用數月）。來信說，不肯隨便接收外界捐助，你能够如此顧全大局，『寧自苦，不願苟取』，深感欽佩。我這些年來一切生活不肯隨便亦是如此。

總之，你的生活，我當盡力設法，望自堅定。至於報上說有人想捐一筆款買下藏書，仍梁任公辦法，放圖書館內，我們不贊成，大先生作品、藏書、什物送人，也不贊成。想你也不會贊成的。如果有人說及，謝絕好了。我們都好，勿念。許廣平」許廣平不是厚於大太太，而是愛於魯迅及其遺物所致。

地院保管魯迅遺產

三民主義青年團副書記長鄭彥棻於一九四六年元月到北平，元月二十四日選特別去探望魯迅家屬朱安，並代表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饋贈法幣十萬元。二月一日，朱安函許廣平說：「我辭不敢受，據云長官賜不敢辭，別人的可以不收，委員長（國人對蔣主席的舊稱）的意思一定要領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還很深切了解中國的固有文化，守有一定的分寸。

戰後，魯迅的故舊爲了保護魯迅在平的故居和財產，費盡心機。魯迅生前朋友中共北平地下黨主要成員、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司令長官孫連仲）少將參議王治秋，特與中共北平地下黨另一成員、「大公报」記者徐盈商妥，用戰區長官部名義徵用魯迅故居，曠混了一段時間。一九四七年初，朱安已病重在身，三月一日，特函許廣平：「我若病重，此地應託何人照料？」許廣平商之於她的老同學中國民主同盟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主任劉清揚，並囑劉可請民盟北平負責人北平地方法院院長吳昱恒、魯迅的表兄阮文同（阮和森），以及宋紫佩、徐盈等四人，於朱安百

年後共同保管處理。朱安於同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享年七十歲。她死後第六天，魯迅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夫人周信子，逕自前往魯迅故居檢取魯迅遺物。因此，吳院長遂下令查封魯迅故居，大門外遍貼「北平地方法院封」的封條，非繼承人會同法院不得啟封，才算完整保存了魯迅遺下的一些手稿和書籍。這些故物對許廣平來說是無價的紀念品。

這位老國民黨黨員許廣平於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多次向中共寫了入黨申請書，並表示如不能在生前爭取入黨，死後也希望中共追收為黨員。許廣平的入黨申請非常特別，不先經由黨小組考查審定，直接由中共中央審查。毛澤東、周恩來於一九六一年不經過預備黨員一關，逕自吸收許為正式黨員，是靠了魯迅在天之靈。

手稿遺失水落石出

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中期，中共認為做好魯迅著作的出版，是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而中共內部對魯迅著作的出版，曾有過多次的爭論。文革期間，文革派當權的時候，已印就的「魯迅全集」，因其中少數幾篇文中涉及狄克（張春橋）及姚文元早已轉向的父親姚蓬子，遂下令全部封存。文革前魯迅書信手稿，原存於北京魯迅博物館，一九六六年六月又移送國務院文化部保管，文革一開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爲了他們的政治目的，將魯迅書信手稿全部調走。一九六八年二月博物館寫信給中共中央文革小組，追查手稿下落，許廣平也於同年三

月二日呈報中共中央，請徹查手稿究在何處。許也害怕「娘娘」（江青），信寫得很委婉，但也深受刺激，次日竟猝然去世，爲殉道而犧牲。北京衛戍司令員傅崇碧奉令清查手稿，被江青指爲「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竟遭冤獄，家人四散。此案由於周恩來的介入，手稿得以水落石出。一九七一年，周恩來根據毛「讀點魯迅」的指示，要求手摺出版大權的姚文元提前，特別先出版重新解釋的魯迅書信集。這不是周恩來厚愛魯迅的書信，而是他的柔道，以注釋魯迅書信來揭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的老底。所以文革派

一面堅決反對周恩來的提議，一面積極展開對周恩來的批鬥。周海嬰於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火上加油，上書毛澤東請求加速注釋出版魯迅書信及著作，毛於十一月一日批示同意出版。文革派再也無力抗拒，終於在周恩來死後，一九七六年八月，出版了沒有注釋的「魯迅全集」和「魯迅書信集」；姚文元他們已知道世界末日已加臨到臨了。想不到竟因而打擊了毛的愛將，這是毛生前所萬料不到的。這是魯迅著作在中共政治圖爭中所顯露的唯一光芒，這也是魯迅生前所萬萬料不到的。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著
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海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上)「刺汪案的始末」作者許志遠(左)與王立文(左二起)莫德惠、劉行之等合影
(文見20頁)

(下)民19年8月魯迅(前排左三)在上海與文藝界友人合影。(文見83頁)

